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5.005

普特南与艾耶尔关于模态问题的论争探析^①

张燕京, 梁宗宪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艾耶尔在《二十世纪哲学》一书中批评了普特南的思想,认为其节外生枝地谈论本质、必然或可能世界是得不偿失的。普特南对艾耶尔的批评进行了回应与反思,对比了物理的可能性和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在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等模态问题进行辩护的基础上,极富启发性地讨论了分层等同、实体等等重要问题。

关键词:可能性;可想象性;分层等同;实体等同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5-0029-04

On the Debates Between Putnam and Ayer about Modal Problems

ZHANG Yan-jing & LIANG Zong-xi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In his book *The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J. Ayer criticized H. Putnam's idea of essence, necessity and possible worlds. Putnam made a refutation on Ayer's criticism, comparing the metaphysical possibility with the physical possibility. Based on his defenses in metaphysical possibility, he demonstrated in sortal identity and substance - identity, and studied the problem of equivalent across the possible world.

Key words: possibility; conceivability; sortal identity; substance - identity

艾耶尔在《二十世纪哲学》一书中批评了普特南的思想,认为其节外生枝地谈论本质、必然或可能世界是得不偿失的。普特南对艾耶尔的批评进行了回应与反思。普特南认为,分析哲学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是语言如何与世界勾连的问题,他认为艾耶尔没有承认这个问题,这也导致了他们的一些分歧。普特南不认同艾耶尔对可能世界等问题的看法,他们在与可能世界有关的可能性与可想象性等模态问题上也存在一定的争论。在对艾耶尔的批评进行回应与反思的过程中,普特南对等同性问题进行了论证。理解他们的分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普特南的实在论和“真”之观念。

1 可能性和可想象性

艾耶尔把普特南说的水不是 H_2O 是不可能的,理解为水不是 H_2O 是不可想象的,并在这个误解的基础上批评了普特南。对可想象性与可能性理解的不同,会导致对普特南几个思想实验持不同的态度,也会影响对他的内在实在论的理解。普特南详细地论证了他对可能性与可想象性的理解,有力地回应了艾耶尔的批评。

1.1 物理可能性和形而上学可能性

普特南把物理模态(物理的可能性、不可能性、必然性)和形而上学模态(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不可能

① 收稿日期:2015-03-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ZX073)

作者简介:张燕京(1968-),男,河北高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逻辑哲学研究。

性、必然性)做了类比,希望能更清楚的理解模态问题。物理的可能性、不可能性是能够凭经验作出的判断,物理的理论必须与观察相一致。我们从未见过永动机,也知道人类所有建造永动机的尝试都失败了,会说永动机是一个“物理上的不可能”。普特南认为:“什么是和不是物理上可能的区别不是一个由哲学家强加的外在的区别;它是一个内在于物理定理本身的区别。”^{[1]385}普特南认为,一个永动机的“这个事实的常识的图画好像是某种东西,它完全独立于任何人曾经知道、现在知道或将来知道这个事实。”^{[2]56}物理事实可以成为一个常识,而永动机是物理上不可能的,意味着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有永动机的常识。普特南进一步论证了物理学的不可能和物理的不可能的区别,“根据常识,有关于在这个世界中什么是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实。我们由于发现第一和第二热力学定律而发现了永动机是在物理学上的不可能性;但它会是一个物理上的不可能性,即使这些定理并未曾被发现。”^{[1]370}物理学从理论上说明一些物理上可能或不可能的情况的原因,物理上的不可能,有可能成为物理学上的不可能。

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则是逻辑的可能性,模态逻辑关注可能性问题。施太格缪勒说,普特南在对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等模态问题研究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形成了和克里普克非常接近的思想。可能世界是一种假设的情况,我们不认为可能世界真的存在。那么,我们怎么设想在非实际的“可能世界”发生的情况呢?克里普克认为,“可能世界”是假设的情况,我们设定了在假设情况中什么是真的。“克里普克认为对象具有模态性质(请记住,对于克里普克,模态是非认识论的)。”^{[1]379}它不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客观的事实。克里普克认为,“一般说来,关于非真实情形的事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规定的。”^{[3]538}普特南认为可能世界的对象的语词和现实世界的语词一样,都指称一个特定的对象,这和克里普克的固定指示词的理论有相似之处。永动机在现实世界不存在,但我们可以现实世界谈论永动机,而且谈论者都有基本一致的关于永动机的观念,这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关于永动机这个语词的约定。模态逻辑建立在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

1.2 可想象性与可能性的关系

普特南认为水不是 H_2O 是不可能的,艾耶尔把它理解为“水不是 H_2O 是不可想象的”,普特南认为,艾耶尔错误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不可能和不可想象是不同的。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发表以后,“一直参与讨论的多数哲学家认为这本书否认从 P 是可想象的做出 P 是可能的任何推论。”^{[2]55}克里普克认为,水不是 H_2O 在“认识论上是可能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世界,一种具有我们认为符合水的多种特性的液体,在将来我们通过新的信息发现它不是 H_2O ,这表明:“水不是 H_2O 是可想象的,或仅仅是相似于水的材料将变得不是 H_2O 是可以想象的。”^{[1]368}后一句话的意思是,相似于水的材料不是 H_2O ,这种材料将变得不是 H_2O 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克里普克仅仅认可后面这句话,他有可能持有被艾耶尔认为是稀奇古怪的看法:“水不是 H_2O 不是可以想象的。”^{[1]368}对于水是不是 H_2O 的问题,普特南认为,“在假设的情况下——发现了在将来对应的部分不是 H_2O ,那么,说‘在我们的化学中有一个错误是可以想象的’就是对的。”^{[1]376}因此可以说,什么是可以想象的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可想象性是一种假设的情况,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通过经验证明可想象的情况的对错。

可能性和可想象性这两个词在日常的应用中是不同的,物理的可能性依赖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一个可想象的东西,未必需要一个客观事实。“永动机可以是可想象的,但是它们不是物理上可能的。”^{[1]370}普特南认为,可想象的未必是物理的可能,物理上不可能的情况,是可以想象的。水不是 H_2O 是不可能的,但水不是 H_2O 是可以想象的。艾耶尔反对水不是 H_2O 是不可想象的,也是认为水不是 H_2O 是可以想象的,这和普特南对可想像性的理解并无显著不同。作为经验主义者,艾耶尔认可能够被证实的情况,所以承认不可想象这种说法。艾耶尔反对可能世界的假定,这是他与普特南差异的根本原因。

2 跨越可能世界的等同问题

可能世界的理论便于解决必然性问题,但这些理论遇到一些困难,包括:“本质的问题;关于可能的而又非现实的实体的问题,以及与这些问题相关的、论及跨世界的个体之同一性的问题。”^{[4]99}水是 H_2O 的“是”是等同的意思,普特南论述了在实际世界和可能世界的等同问题。而艾耶尔批评了普特南对等

同的理解。艾耶尔提出,假如一种物质,它具有 H_2O 的化学成分,“但却没有下雨、止渴、灭火等等性质,也许甚至不是处于液体状态,那么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称之为‘水’。”^{[5]308} 艾耶尔还相信,“对于那些表现出我所列举的性质的物质,即使它具有不同的化学结构,也仍然会把‘水’这个词用到它上面去。”^{[5]308} 艾耶尔认为一个事物和水等同,主要看它是否具有水的性质,事物的内在结构具有经验上的必然性。“就具体事物而言,这种由当地环境出发的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规定,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它包括了一个词在一切可能世界中的所指。”^{[6]33-34}

普特南说明了什么是分层等同、实体等同,来论证他对等同的认识的合理性。

2.1 分层等同的涵义

普特南通过讨论桌子等同、人身等等同问题,来说明分层等同的涵义。

对于什么和这张桌子等同的问题,D·刘易斯会把桌子与组成桌子的基本粒子在特定时间点的部分与总和相等同。主张层级等同的人会认为,在假设的世界中,“‘这张’桌子至少在有的时候由不同的粒子构成(它的质料形成一个粒子片段的不同的部分和整体的总和),那么它会曾经恰好是这张相同的桌子,但不是粒子的时间片段的相同的部分和整体的总和。”^{[1]379} 普特南认为,桌子并不等同于组成这张桌子的质料,桌子等同和质料等同是有区别的。克里普克反对关于“等同的标准”的讨论。他“需要什么桌子的‘本质’的直观的知识,一个可能性限制的直观的把握,在这个可能性中,假设的对象对于我正指着的桌子会带有原始逻辑的关系‘=’。”^{[1]380} 普特南认为,想找一个先验的等同的标准是有问题的,他认为等同的标准在很多时候是一种约定,“桌子等同的标准,被想象为(无论如何,对我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在于我们。关于‘=’的事实根本并不是(无论如何,在克里普克看来)在于我们。”^{[1]380}

事物有多种属性,根据事物的不同属性,使用分层等同的方法,能够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找出对象的哪种具体属性作为确立等同的标准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假设的亚里士多德和实际的亚里士多德等同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被法规规定的,而不是被发现的。”^{[1]378} 普特南认为,“分层的等同将显得是一个方便的工具。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无论如何这个工具预设了质料等同(substance identity)、人身等同、桌子等等同的标准。”^{[1]377-378} 而且,分层等同与实体等同有重要的关系。

2.2 实体等同的标准

在论证分层等同概念的基础上,普特南讨论了实体等同的问题,实体等同主要适用于质料等同的情况。为了解决一个事物哪些特性是本质特性,哪些是偶有特性的问题,克里普克提出了一个建议是:“一类个体的本质是那个种类里的一切个体所具有的内在本质,它使得那个种类的成员资格在本质上依赖于具有这种适当的内在结构。”^{[4]119} 把水和水在显微镜下看到的结构相联系,能够解释不同的质料服从不同的规律。普特南把微结构作为实体等同的标准,并认为实体等同的标准的适当性的一个条件是:“这个标准必须具有 A 与 B 是相同实体的后果,当且仅当它们服从相同的规律。”^{[1]381}

普特南认为适当性的条件有一定的含糊性,而且认为相同的规律这个概念是相当的含糊的。例如,自然的铁会表现出相同的规律。如果“我们使用回旋加速器(cyclotron)或者某个其他的从原子物理学出发的幻想小发明来准备一个铁的例子,它是单同位素的,那个例子将会——如果测试是足够敏感的——与一个‘自然的’例子表现的稍微不同一点。”^{[1]382} 我们会问,“由单一同位素构成的一块铁与一块自然的铁(由不同的同位素在其正常的比例下所构成的)是两个不同的质料呢还是一个质料呢?的确,两个自然发生的实例也许在诸同位素发生的比例上有细小的变动,并且也许这会使得其结果在其符合规律的行为方面有一些轻微的差异。”^{[1]382} 对它们是不是同一质料的回答会依赖于我们的兴趣,但普特南认为,这种情况下质料是否等同的任意性程度,和桌子等同的“‘在起源的时间几乎相同的材料’标准的任意性来说是无穷小的”^{[1]382}。这种相同的规律遵守的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洛克曾区分了实在本质和名义本质,认为名义本质是“这样一种特性或一组特性,我们借助于它辨认出一个事项,并且,在任何一个既定场合,它都对于应用该事项的既定名称起辨明作用。”^{[4]91} 用微结构作为实体等同的标准,能较好地解决相同规律标准的含糊性的问题,微结构的差异总是能够得出在合规律方面的差异,普特南认为,“因为有微结构的描述标准,而且微结构能够决定物理的运转状态(运转

状态的规律),所以对我来说实体等同标准的唯一自然选择似乎是微结构的标准。”^{[2]63}

普特南对其在《意义的“意义”》一文中关于实体等同的论述加了两条限制。

首先,把日常的实体等同与科学的实体等同进行了区别。在承认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是相互依赖的前提下,提出门外汉说的水和科学家说的纯粹的水有很大的不同,普通人说的水往往恰恰是不纯的水,而科学家说的是化学上纯粹的水;其次,普特南“不认为处理孪生地球个案的一个实体等同的标准会便利地延伸出‘可能的世界’。”^{[1]383}不能从个案中假设的情况推导出关于“可能世界”的情况。特别是,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一个假设的“世界”服从的不同的规律的问题呢?假设可能世界中存在 H_2O , 和水的化学组成成分相同,但是“方程式中一个小的差异导致在水的行为中非常大的差异。”^{[1]381}那么我们能不能把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完全不同行为的一个(假设的)实体叫做水就存在疑问。所以,普特南在这个问题上认为,“什么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作为水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意义,而这就意味着我现在拒绝‘形而上学的必然性’。”^{[1]383}艾耶尔在第二个限制上与普特南是一致的,在一个假设世界上事物的微结构很可能与实际世界的微结构存在细小的差别,从而导致事物的特性有很大的差别,在可能世界微结构是否决定实体等同,普特南并未作出肯定的回答,这与艾耶尔是一致的。

普特南和艾耶尔的差异在于,“如果关于实体等同的问题在所有的可能的情况中能够被消除(特别是需要的答案不是一个约定的规定,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事实),那么就没必要造成一个关于水的‘逻辑的可能性’不是 H_2O 的问题。”^{[1]383}也就是说,在可能世界中不承认实体等同,没有必要说在可能世界中,水不是 H_2O 。普特南不会说水也许会变得不是 H_2O ,但会说水不是 H_2O 不是逻辑上可能的。艾耶尔认为水不是 H_2O 是可想象,这与艾耶尔不完全相同。

普特南与艾耶尔不完全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指称理论中的差异。普特南认为一个共同体能够规定:“‘水’是指具有相同化学结构的任何东西或者具有相同化学行为的任何东西。”^{[1]384}而且,不管我们是否确切地知道那个化学结构或化学行为的情况下,依然符合这种规定,这就和艾耶尔发生了冲突。艾耶尔认为一种物质,即便具有 H_2O 的化学成分,但没有下雨、止渴、灭火等性质,也可能不是液态,那么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水”。艾耶尔认为微结构不能作为等同的标准,而事物具备的物理化学性质是决定等同的标准。普特南认为有可能发现一种满足所有对水的现有测试,但因为不遵守绝大多数 X, Y, Z 都遵守的某些规律,而不是水的情况。他认为艾耶尔所说的,“这是可想象的但不是可能的。如果问题是,‘如果我们发现等同组成成分的质料能够服从不同的规律,那么我们整个的世界图画——不仅是我们的哲学——将必须被修正。’”^{[1]375}普特南认为实体等同的标准是事物的微结构相同,并且遵守相同的规律。

普特南与艾耶尔差别关键点在于他的实体等同的标准预设了物理概念的非认识论性质。在他看来,事物的微结构相同,会导致它们遵守相同的规律。同时,普特南接受一个“客观的非逻辑的模态的概念。”^{[1]384}这样就可以谈论跨越可能世界的等同。

普特南论述了模态实在论的具体问题,不认可艾耶尔提出的可能世界是节外生枝的观点,提出了实体等同的标准,对于科学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探讨语词的指称等语言哲学问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希拉里·普特南. 普特南文选[M]. 李真, 编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2] Hilary Putnam. 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 马蒂尼奇 A P. 语言哲学[M]. 牟博,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4] 格雷林 A C. 逻辑哲学引论[M]. 牟博,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5] 艾耶尔. 二十世纪哲学[M]. 李步楼, 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 [6] 陈亚军. 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普特南哲学研究[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